

刘学洙 著

大營巷舊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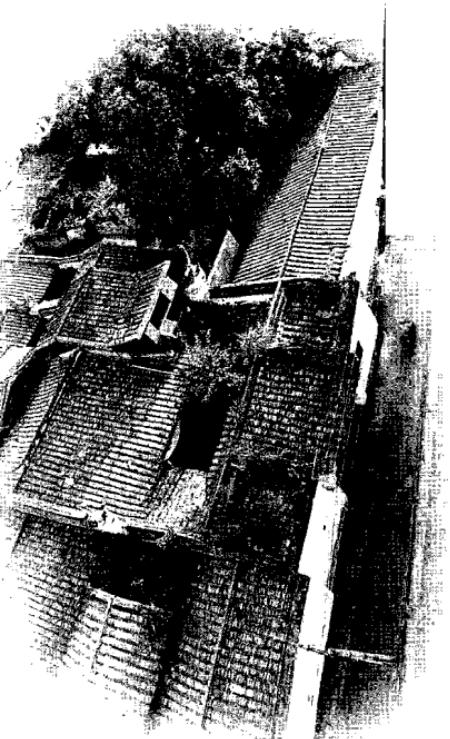
海峡文艺出版社

# 大营巷事



刘学洙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· 故园追忆录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营巷旧事/刘学洙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 
2003

ISBN 7-80640-858-4

I. 大… II. 刘… III. 散文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5333 号

## 大营巷旧事

---

作者: 刘学洙

责任编辑: 余明建

出版发行: 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: 350001

发行部电话: 0591-7536724

印刷: 福州屏山印刷厂 邮编: 350003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120 千字

印张: 5.125 插页: 2

版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858-4/I·576

定价: 9.8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## 写在前面

大营巷十五号的故事，起初觉得没有多少事可写，没想到一动笔却写了这许多。预先未有什么框框，记起什么就写什么，回头一看，似乎看出些许脉络。也许反映了一点点历史文化梦痕，一个旧时书香门第云卷云舒、潮起潮落的演进历程。

祖父是大营巷十五号第一代主人公。曾祖父情况太少，所以，祖父是最值得写的刘家创业人。从小，我深得祖父疼爱，在我童年的眼睛里，他是一位有学问的封建遗老和封建官吏。凭借两任知县、知事的俸禄，在他手上，扩建了旧宅，购置了铺面房产，维持十几口之家生活用度达二十多年，临终尚有数千元法币存款。可知在旧时代当一个官是多么不简单。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，知县大约也差不多。祖父的功名利禄，因清王朝被推翻而终止。但余荫绵绵，余热炎炎。尤其得意的是他还为第二代选择了一条适应社会潮流的道路。

我父亲、三伯父、几位姑父，是大营巷十五号的第二代。他们生在清末，长在民国。科举时代已去，新学方兴未艾。他们既有较深旧学根底，又精通现代知识。他们走专业化道路，揖别祖父所走的仕途。在社会转型中，以不同方式，不同处

境，找各自生存空间。大姑父从政，是个例外。动荡岁月，在这一代人身上刻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。

我自己与姐姐、姐夫、堂弟、表兄弟、表姐妹们，是大营巷十五号的第三代。我家这一代人与中国社会当代无数知识分子一样，大约应了一句名言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；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留下的阴晴圆缺、悲欢离合的故事，是中国社会演进中昨日风景的一枝一叶，人们对此早已听够。类似文字，书店里汗牛充栋，我不想赘述。但想起母亲、瑞兰和健在的亲姐等女性命运，内心难平，不能不留下一点永恒的怀念文字。

第四代是时代的幸运儿。书中略涉和未涉及的人物，粗算不下数十人。环视这个血缘群体，真有隔世之感。他们当中有留美博士、医学硕士、大学教授、主任医师、金融税务专家、电脑工程专家，大都算是现代社会通称的“白领阶层”。在今日热闹异常、席不暇暖地创造新生活的人生途中，他们不遑倾听过于陌生陈旧的前辈中国人大同小异的古老故事。他们务实明智，追求事业，享受生活，关注子女未来。我发现刘家里里外外第四代成员中，只有一个担任县级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的司法官员，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未走仕途。社会多元化是好事。年轻一代有着自己的取向、理想，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，为他们开辟了自由发展空间。当然，他们也会有他们这一代人的憧憬与内心不平。老实说，我并不十分了解他们，也许是今天的人们常说的“沟”。第五代则有更多的未知数。按常理，可断言明天会更美好，但也还会衍出多种可能性。

幼时，常见“诗礼传家久，家风世泽长”一类柱联。孟子说过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小人之泽，五世而斩。”任你是君子还是小人，家族流风余韵，据说通常只能传到第五代就断了。

我亲眼看到的，刚好是大营巷十五号五代人。我看不出“五世而斩”，见到的倒是五世弥昌的趋势。有如大营巷十五号留下的两棵大树，经历百年风霜，而今枝叶更茂，傲立于“乌山园景”小区现代建筑群中，更显精神。这不是某一个家族的血脉，是我们伟大民族长盛不衰、日益复兴的小小写照。每个人的命运不尽相同，但无不与民族命运、国家兴衰息息相关，联着人类进步大潮。

朱自清说：“儿时的梦，和现在差了一个世界。”而现在世界总是从昨天世界走来的。

## 主要人物表

**刘敬**:本书作者的祖父。清进士,刑部主事,四川长寿县知县、绵阳县知事。(见民国《长寿县志》、民国《绵阳县志》)

**刘叔潜**:刘敬第三子,马尾海军学校毕业,历任六个舰艇轮机长;解放后任武汉河运学院副教授。

**刘季健**:刘敬第四子,作者父亲,福州格致书院毕业;历任银行职员、盐务局会计、秘书、科长。1957年划为右派,开除公职。1982年改正后退休。

**林可玑**:刘敬大女婿,马尾海军学校毕业。1924年毕业于法国南锡大学,获电机硕士学位;1926年获巴黎高等电机专科学校工程师学位。回国后从事政治活动,为中国青年党中央负责人之一。去台后任“立法委员”、“总统”府“国策顾问”。1989年从台湾回福州定居。

**黄秉衡**:刘敬二女婿,民国早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。回国后获国民党少将军衔。中年厌恶仕途,脱离军界,回福州任闲职。

**唐维贤**:刘敬三女婿,旧海军电讯官。

**林君仪**:本书作者母亲,官宦世家闺秀,贤妻良母。抗战

前后与丈夫两地分居十三载，1946年来贵阳团聚。晚年郁郁多病，“文革”中辞世。

**黄圣俞：**黄秉衡长子，作者姐夫，福州格致中学肄业。父死无力升学，考取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，毕业后任副排长。1957年划为右派，1982年改正、退休。1989年因车祸去世。

**刘淑端：**作者亲姐，黄圣俞妻。1952年随夫下放罗源，县邮政局职员。

# 目 录

写在前面 ..... ( 1 )

主要人物表 ..... ( 4 )

---

老家留下两棵树 ..... ( 1 )

“七品官耳” ..... ( 8 )

三生诗会与闽诗坛 ..... ( 14 )

黄曾樾《谈艺录》及其他 ..... ( 20 )

我的发蒙老师 ..... ( 26 )

祖父出殡 ..... ( 31 )

---

续弦祖母 ..... ( 36 )

附录:端姐关于祖母的一封信... ( 40 )

婢女瑞兰 ..... ( 43 )

“长春小阿环” ..... ( 48 )

“与君一别十三载……” ..... ( 55 )

姐姐 ..... ( 70 )

三伯父与父亲 .....	(77)
附录:一个资深海军轮机专家的曲折 经历 .....	(84)
传奇大姑父 .....	(88)
寂寞二姑父 .....	(96)
忠厚三姑父 .....	(100)
<hr/>	
故园东望咫尺间 .....	(107)
早谢的朝花 .....	(113)
汪师姑 .....	(116)
光饼杂忆 .....	(120)
故乡的点心担 .....	(122)
回乡十二天记 .....	(124)
<hr/>	
报人刘学洙(陈竹) .....	(136)
与刘学洙论交(黎焕颐) .....	(151)
<hr/>	
后记 .....	(154)

# 老家留下两棵树

旧时福州老城，大宅院很多，主要分布在南后街有名的“三坊七巷”一带。那是福州历史文化传统建筑的保护区。林则徐、严复、沈葆桢、陈宝琛、陈衍等众多八闽近代名人故居荟萃于此。我老家在大营巷，不是名巷，距南后街不远，坐落在城郊结合部十分幽静的乌石山麓。附近还有二营巷、三营巷。福州以“营”称的街巷，据说尚有三十多条。明嘉靖年间戚继光任福建总兵，京师调大军入福州防御倭寇。因此，福州出现不少带“营”字的地名。大营巷大约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我不明白既是驻兵之地，为何如此局促。巷道狭窄，走马尚可，列队行军则太挤，通汽车更不行。这一带大户人家不多，与“三坊七巷”相比，显得寒碜。十五号刘家，大约算是大营巷里最大的宅第了。

那是我的出生地，从1929年到1946年，在那儿生活了十七年，总让我魂牵梦绕。冰心晚年写过一篇散文题为《我的家在哪里》，提及她年过九旬，一生在国内外许多大都市住过，而“只有住着父母和弟弟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远的家”。我也有同感。真怪，多年里做梦回家，往往不是现在的

家，而是那大营巷十五号早成历史陈迹的家。

大营巷十五号这个百年古厝，最先是我曾祖父购置。曾祖父我未见过，只知他名刘三才，是个穷秀才，教书为生。关于他，我留下的记忆有二：一是小时见前花厅悬挂一副对联，是林则徐真迹。上联是“诗无定律须为将”，下联是“醉到真乡始是侯”。上款题曾祖父的名字。这是他留给我家后代的文物。林则徐生于清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卒于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。我祖父生于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时林则徐已去世十四年。按此推算，曾祖父大约生于道光年间，年纪比林则徐小，亦属同时代人。大约当年福州同乡间，功名地位虽殊，文人们向林则徐求点墨宝还是不难的。第二件事是，我三伯母卧室挂有一堂四幅竹墨，是曾祖父画赠他人而流落坊间的。经三伯母发现，将它购回，装裱一新，我小时常伫立久久观赏。现在想来，曾祖父以他的经济条件，当初竟能自置大营巷十五号这个正宅，恐亦不易。

福州传统民居，分三间排和五间排两种规模。大户人家六柱五间，最多的有六进庭院。按照习惯说法，房屋分成几个前后庭院的，每个庭院称为“一进”。我家只有一进，四柱三间，中为厅堂，两旁是厢房，前后两个天井。进入大门，迎面是两扇屏门，朝内的一面写“鸿禧”二字，意味鸿福迎门，与后厅照壁墙上红色“福”字对称。屏门立于大门与天井之间，平时紧闭。每逢婚丧节庆，大门、屏门以及连接后厅的中门统统洞开，从街上往屋里看，可望通几层房屋，也颇壮观。大户人家“六进”房屋，建在一条中轴线上，从外往里面望，更是幽深不可测，极富肃穆感。小时我过宫巷曾见林则徐后人宅第六扇朱门，几进层层大门洞开，其庄严气势，至今印象不忘。

福州老式民居，布局大小殊异。大户人家前厅非常宽阔，

左右厢房的窗前走廊，足以摆一大餐桌，还可陈列一排椅子。如我外祖父家及大姑父家，便是如此。大营巷十五号远不可比。前厢房窗前只有一米左右的前廊。廊下是左右两间小偏房，福州话叫“披榭”，属于非正屋。大户的“披榭”可住人，我家的太窄，只能堆点过年大灯笼等杂物。“披榭”临天井有一排雕花窗户，内面糊以白皮纸挡风，下边窗棂则装饰以祖父画的一幅幅小斗方墨竹，进入庭院，倒也古色古香。

这是典型的福州老式民居。前房左厢房祖母居住，后房待字闺中的五姑母居住。前房有玻璃窗，光亮。后房是木板窗，光线很差。右前厢房是三伯母居住，后房为母亲陪嫁丫环所居。左右后房均有一道简易的木板房门通后厅。那儿，有一座木阁式落地大神龛，内供奉刘家列祖列宗神主。记得祖父的神主金字写的是：“前清赐进士出身刑部主事龙生公之位”，下署“承重孙刘学朱祀奉”等字样。我从小过继给早逝的大伯父，算是“长房长孙”，故称“承重孙”。

记得小时，前厅和后厅是最热闹的地方，每逢节庆，祖母、母亲、三伯母等主妇，都把压在皮箱里的盛装翻出穿起，雍容华贵，上下一片红，红缎织金绣花镶边的大袄加细褶裙，头戴一支鲜丽的绒花，拥在圆桌边，忙于准备祭祀的供品，元宵节则围坐一起搓汤圆。七月半“纸衣”堆积如山，一张一张折叠好，用红花图案大黄纸当做包袱，把纸衣一一包妥，然后在黄包袱面上用小红纸写明这包是献给某某位祖宗的，那包是给某亡人的……，以备中元之夜焚化，让死者在阴间有衣裳，有布料，有的还焚化纸糊的洋房汽车。大约旧习俗礼教正是通过厅堂这个载体传给儿孙辈的。逢年过节擦烛台也在这儿进行。我家插大红烛的铜烛台和锡制烛台一二十个，又高又大，过年时，必须用布沾瓦片灰用力擦铜锡器。擦得发亮，陈列祭

桌上，烛台十多对，排列两行，烛光照得满堂通亮，喜气洋洋，这些都是人气旺盛的象征。

后厅除了是祭祖的场所外，平时是全家的餐厅。这个餐厅其实很寒酸，白木大圆桌，脏了就用粗糙的鲨鱼皮加水用力擦洗，年深日久，桌面已磨损不堪，倒也白生生干干净净。我在老家生活了十七年，餐桌十七年一贯制，从未更新。不像如今家庭家具式样不断翻新。后厅陈设虽陋，却是我家长幼男女常聚之所。每日三餐，祖母、三伯母、母亲、五姑和我们兄弟姐妹，有时还有亲戚，团团围桌谈天，久久不愿离开，福州话叫“赖饭桌”，赖在那儿舍不得回各人住房，因为那是一家人交流信息、沟通情感的机会。三伯父和我生父均常年在外地谋生，从未参加这个场合。祖父单独在他书房用餐，饭后也常常来到后厅，穿着拖鞋，在石板走廊上来回踱步和家人谈天。多年里，餐桌旁的粉墙上，一直贴着一张红纸小斗方，上写楷书“忍”字。那是有一回祖父和家人生气，盛怒不已，事后懊悔，书此上墙以自警。这有点像电影里见过的林则徐自书“制怒”两字贴于壁上的情景。大约这种自警方式为那时代许多人所习用吧。

大营巷十五号另一部分建筑，要比正宅大好几倍，是我祖父手上购置的。我从懂事起见到祖父时，他已银须飘飘，年近古稀了。他比曾祖父幸运，中举人后又高中了进士。留京做过刑部主事，然后外放，先后在四川长寿、绵阳两县当知县知事。在乡里亲友眼中刘家是发了。他在四川任上，到底积了多少银钱，我不知道。最近回福州才听我的外甥（聪姐之子）称，其母生前说过，外公从四川回福州，运回几十盆四川兰花，每盆都埋藏许多银元，以防沿途盗匪抢劫。千里迢迢运兰实乃运银。此事我过去未闻。不过，老家前厅天井两旁陈列几

十盆兰花，是四川兰花，则是确实的。祖父回乡后，围绕正宅，扩建了许多新房子，购置了一个大花园。新宅前花厅，可摆下四大桌酒席，听说 1948 年大姑父回福州竞选国民党“国大代表”，曾在我家前厅与大花厅大宴宾客。可能那是大营巷十五号解放前最后一次热闹场面。前花厅后面是我父母的新房。这些建筑均略带西式风格。前花厅走廊左右两边立有半扇落地玻璃隔门；父母新房是一排双层窗，内窗是一色磨砂玻璃，外层是木质百叶窗。新房外，是小庭院，有门通后花园。园门上额题隶书“惜园”两字。入惜园，左侧是三间一排平房，为祖父的书房、客厅、卧室。这排建筑也半中半西，客厅称“后花厅”，亦称“五色花厅”。因花厅落地玻璃门上端半圆形窗格装饰有红蓝黄绿紫五色玻璃图案。这个花厅墙上常年悬挂一张七弦古琴，祖父把花厅取名“琴轩”，并篆书横匾一块挂在正墙上端。与这三间平房相通，过一露台的楼梯，进入另一个小天地，是小独院，绿色油漆，三间住房，一个“披榭”，一个小天井，自成一格局。以上新宅建筑，风格虽趋新，但质量亦不高，砖木结构，或木结构，做工较粗，门窗油漆无光泽，地板均白木板，不上漆，靠人工蹲在地上用水擦洗。大约清末民初福州中等人家就是如此居住水平。

花园倒是相当可观。分左中右三部分，砌以空灵花墙相隔，圆形月门相通。左园有多株龙眼树、荔枝树、枣树；还有高高的白玉兰树，大葡萄架与紫藤花架，后墙角更有两棵高耸入云的老樟树、榕树，树下堆砌一些假山。我家龙眼、荔枝每年均包销给小果商，果商估计年景，开个价，成熟时全部收走，留几十百把斤给我家自吃和送人。一遇台风，园中龙眼或荔枝坠落满地，这年果商就要蚀本，而我家小孩们则兴高采烈。记得小时我睡在母亲床上，晚间耳听窗外风声大作，知道明早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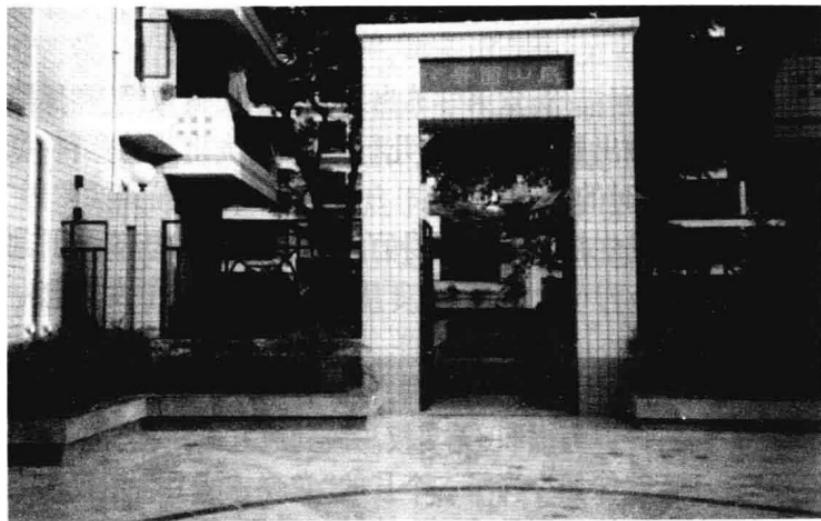
地鲜果，便可满园拾果，大饱口福了。

中园可算是梅园，有枝干粗壮的白梅红梅老树多株。还有腊梅新树两三丛，约数十株。腊梅逢开花时，清香扑鼻，远胜红梅白梅。祖父书房屋顶有一露台，可登台赏月和赏梅，名为望梅台。中园有亭，原为茅亭，名“可亭”。有一年茅草为台风吹毁，重修以白铁皮做顶，更名“改亭”。祖父书“改亭”隶书一匾，并题识数语，似颇带哲理，大意是万事万物应善改，改方能进步，云云。右园有鱼池一方。池旁有一棵与左园樟树齐高的老松树，松树下矮墙题壁“听涛”两字，置石桌石几数张。右园尚有一些不能住人的简陋木房称“七间排”，每年春节用来陈放新鲜菜蔬等物。还有三间木屋，堆放松针落叶等，作为旧式土灶的燃料。

这个惜园，在旧日福州城大概还算小有名气。据说占地约三亩许。名士如何振岱等都常来此雅集。我们姐妹、表亲更从小在此嬉游，老来忆及，历历如昨。1999年6月15日，我与违别数十载的表兄林其良联系上，他来一信写道：“儿时一别，一瞬六十余年。忆儿时我与你同在后花园玩耍，欣赏望梅台下的几树梅花，瞻望后花厅中悬挂的七弦古琴，或嬉戏于亭内，或拾枣于树下，儿时情趣，发人遐思。”看来儿时留下的印象是一辈子也抹不去的。

这个大营巷十五号，1986年第一次重返故乡时，特意去看过。巷道依旧，十五号老宅已成为一家工厂厂址。可惜，房屋拆迁时我祖父满屋藏书和大量字画，三伯父把它寄藏朋友家，早已荡然无存。只是在仓前山三伯父家，尚见墙角挂着那张旧七弦琴，琴弦全无，只剩琴身，暗淡无光，全非悬挂“琴轩”时的模样。1998年第三次回乡，大营巷已拓宽成大马路，接通道山路。我家对面的民居全部拆除。十五号旧址围以短

墙，木门紧闭，从门缝往里看，只见一片残垣断石，是待建的工地。惟有原来花园后角的两棵老树，依然苍劲参天。今年夏日，我携妻回福州，她是第一次“回婆家”的，特意到原先的大营巷十五号旧址看看，只见一大片新居蔚然大观，建筑物鲜丽夺目，档次较高。小区的进口处有一道漂亮雅致的牌坊，上书“乌山园景”四字，有保安值勤。我们说明来意，才让进入。果然又见到五六十年前老家的那两棵百年古树，人事变迁无常，绿阴依旧如盖，与新建筑相映，似乎更有精神了。



大营巷十五号旧址前门，现为“乌山园景”小区牌坊